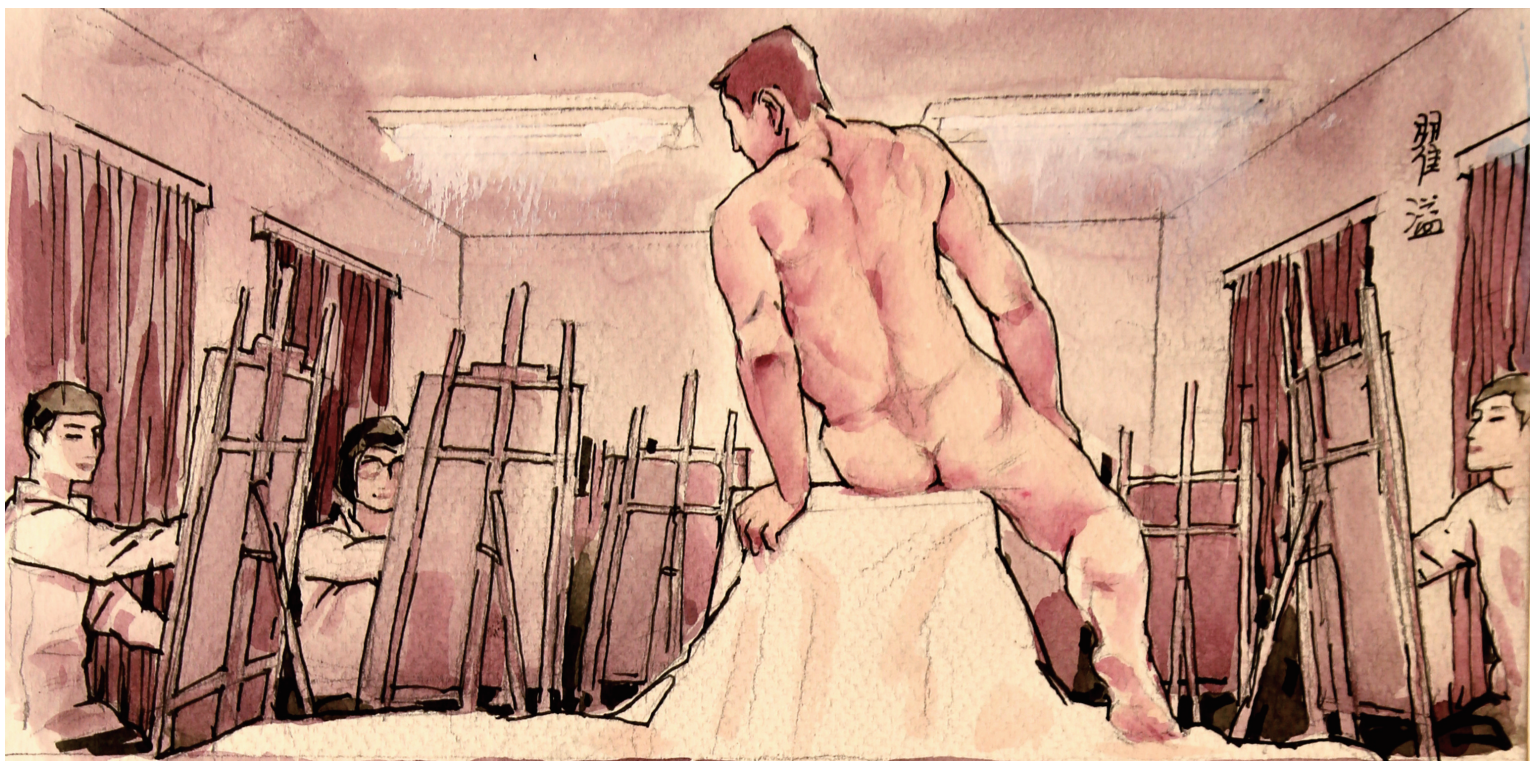
编辑:毛雨森 美编:刘玉容 校对:贺然 组版:陈嘉锋

本土文本

爬行老人(小说)

□海 夫



绘图 瞿溢

谁也没注意到送水工邱师傅会闯进来,他没顾得上放下肩膀上的水桶,就闯进来了。他一进画室就将水桶“扑通”一声扔在地板上。那时,学生们都在全神贯注临摹,罗伯特在看手机,而我则背对着门,用摄像机拍摄上课的情景。是那声突如其来的“扑通”声惊吓了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刻,我们就像中了魔似的愣在了那里。我们听到邱师傅丧心病狂地大声嚷嚷:“老邱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不给我滚回家!”他从衣架上扯出爬行老人的衣服扔过去。那天的场面乱成一团,后来保卫处来人带走了邱师傅,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爬行老人和邱师傅对话。爬行老人说,我不用你管。邱师傅说,你再说一遍!爬行老人说,我不用你管。邱师傅说,好啊,以后我再不会管你了,你死了我也不给你收尸!罗伯特把爬行老人叫出去谈话。爬行老人朝罗伯特作了个揖,说,让你看笑话了。罗伯特说,儿子不同意,还来当什么模特。这话有撵人的意思。爬行老人差点要给罗伯特下跪了。爬行老人说,我就靠捡废品维持生活,儿子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怎么活?他觉得丢人,我不觉得丢人。人体绘画是门艺术,我当模特是光荣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罗伯特,爬行老人被留下了。

周日那天下午,我和静音窝在床上,爬行老人又打电话来了,说是被车撞了。我一听头都大了,但又想既然还能打电话给我,应该无大碍。后来我知道,爬行老人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儿子的,可是儿子根本不接,后来索性关了手机。爬行老人平素只是在他居住的小区爬行,这天下午他想爬到街上去,他爬到小区出口的辅路时,一辆驶过来的电瓶车撞倒了他。我赶到那儿时,爬行老人还坐在地上。电瓶车主是个老妇,正眼泪汪汪地劝说爬行老人站起来。好像爬行老人只要能站起来,她就可以脱掉干系了。老妇以攻为守,责怪爬行老人为什么要学猪学狗爬着走,要是不爬着走,她也不会撞上了。老妇一定是把爬行老人当成某个动物了。她车速应该比较快,没有观察路口,当她快速接近爬行老人跟前时,已经来不及刹车,她想,反正是个牲畜,撞就撞吧,撞一下也没大不了。

我想扶爬行老人起来。可是爬行老人死活不起来,他狡黠地对我笑了笑,说身上到处疼,肋骨可能断了,心脏也不行了。听到爬行老人描摹出如此可怕的图景,老妇由刚才的啜泣变成了号啕大哭。爬行老人说,你光哭有屁用啊,快拿钱出来吧。我不要多,只要一千,我去医院看,肯定不止一千,说不定两千也不够。老妇哭着说,别说一千块钱了,一百块钱我也拿不出啊。老妇从腰里掏出一个手帕,一层层打开,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几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我真的没有钱,要是我有钱,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出去打工吗?”爬行老人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妇只是嘤嘤地哭:“要不你把这些钱拿去吧。”爬行老人说:“这几个钱有个毬用啊。这样吧,我跟你回家,你养我几天吧。”老妇哭着说:“我养我自己都够呛,怎么养得了你啊?”爬行老人又出了个主意:“那你让你闺女来我家照顾我几天,白天给我做饭洗衣,晚上陪我睡觉。你闺女还年轻吧?”老妇说:“要是我有闺女,肯定让她陪你几天,可是我没有闺女只有儿子。”爬行老人说,那怎么办?老妇说,我给你磕几个头吧。老妇说着就要下跪。

我一把扶起老妇。我对老妇说,你走吧,这里没你事了。老妇不放心地问,你真的让我走吗?我点了点头,老妇骑上电瓶车就飞快走了。爬行老人埋怨我,你怎么把她放跑了?我说,不放她跑怎么办?你想讹人也不看看对象。爬行老人嘿嘿笑了,一下站了起来。我问他,你没事吧?爬行老人说,要是有事,那就白白爬了这么多年了。不过,我肋骨真的疼,像锥子扎,你没看到我疼得都冒汗了。附近有家医院,我让爬行老人坐我车,去拍个片子,检查一下。爬行老人说,不去,不去,没必要检查,反正我也活够了。不过我倒想坐坐你车。我还没坐过小汽车呢,我想坐上它过把瘾。

爬行老人坐进车里,小心翼翼地这儿摸摸,那儿摸摸,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有这么个小房子就好了。我带爬行老人在街上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把他拉进了医院。医生给爬行老人做了个CT。片子出来后,医生把我叫进去。我问医生,没伤着骨头吧。医生将片子放在阅片灯里让我看。我说,我看不懂,你直接说吧。医生道,骨头倒是没问题,可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你看到肺子上的这片阴影了吗?我盯着片子看,还是看不懂。“这阴影意味着什么?”医生说,肿瘤,很可能是恶性的。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医生问我,你是老爷子什么人?我说,是朋友,忘年交。医生说,老爷子不要走了,住院治疗,正好还有个床位空着。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先带他回家,然后让他儿子送他来医院。

我回到长廊上,爬行老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他的老人机。见到我就说:“我闲得无聊时就想给谁打个电话。可是我找不到能接我电话的人,我的那些朋友、熟人都去世了。我只能打给儿子和孙子。可是儿子不会接我电话。孙子在上课,我又不敢打扰他。怎么样,没事儿吧?”我内心一片悲凉,我不想把真相告诉爬行老人。我从僵硬的脸上挤出笑来,“没事儿,没伤着骨头。”爬行老人把老人机放进兜里:“那快走吧,在医院里待久了,没病也会生出病来。”

我对爬行老人说,我送你回家吧。爬行老人说,我不想回家,我没有自己的家。爬行老人说,我一直居住在租屋里,我那个租屋又脏又小,我不想辱没你。爬行老人说,我想再坐坐你的车,我想再让你带我转转。我对爬行老人说,我今天就让你坐个够。我忧伤地想,爬行老人第一次坐我的车,也可能最后一次坐我的车了。那天下午,我开车带着爬行老人在城市的各条道路上穿行。我开得很慢,并尽可能开进那些宽度超过车身的巷弄。爬行老人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向外看,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很兴奋,不停地问我:“这是哪儿啊?”我想起一位庸医的故事,那庸医给病人检查时,病人问他得的什么病。庸医说,你问我,我问谁啊。现在我就学着庸医的口吻说,你问我,我问谁啊。我想,爬行老人既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城市,也是对这个城市进行最后的告别。

我打电话给送水工邱师傅。电话里传来嘎嘎嘎的摩托声,可以想见邱师傅是在开着三轮摩托去往某个地方送水的途中接的电话。我说,邱师傅,我有要事跟你说。邱师傅嘎嘎嘎地笑着说,别逗了,你跟我之间还有什么要事。他的声音跟摩托的马达声一样响。我说,邱师傅,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嘎嘎嘎的声音渐渐熄灭了,我知道邱师傅停下了三轮摩托。我听到他说,我都快让尿憋死了,我得先撒泡尿,你不要挂电话。你要是挂了电话,我不会打给你,我可付不起话费。我送水挣的那点钱,还不够给老婆买药的。我老婆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十多年了,我天天盼她死,可她就是不死,她活得挺滋润的,她的脸白里透红,就像苹果。看样子,她会活得比我长,她不死,你总不能弄死她吧。邱师傅在说这番话时,我一直听到嗞嗞嗞的声音,那是小便的声音。显然,邱师傅在一边小便一边打电话。我不知道邱师傅在哪儿小便,但我知道他小便的地方有一片草地,嗞嗞嗞的声音正是小便浇在草叶上发出来的。(四)

我的太阳下山了(散文)

□汪骁远

1月21号。外公离开了。

回到乡下老家的时候外面淅沥下着小雨,大席没收拾干净,一桌桌残羹冷炙凉在那。他嘴里含着一枚朱红色纸钱,两眼微阖,躺在狭小、冰冷的灵柩里。

记忆里的外公黑发,声音洪亮,眼中有神,一直吹嘘他的过往。当年他一个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自己努力考上了南京大学,努力读书,受到校长接见,最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后来“文化大革命”,他因家庭成分不好,带着外婆下放教书,在乌江边,伴着项羽墓。“文革”结束后回到老家继续教书,养育一子一女。

小时候记事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叫他太阳公公,好像是因为某首儿歌。他确实像一个太阳一样发光发热,给身边每一个人带来热腾腾的生命之感。每次回老家,他给我去镇上买特有的烧饼,挑出一只好鸡,还在咯咯叫的时候攥着翅膀提回来,割喉放血,拔毛剁块,烧油下锅,一气呵成。那个梆梆响,手打的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每次都让我一跳。家里盖新房的时候,他一个人能挑起一根横梁。见我会紧抱住我,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铁圈紧箍住的桶,还会用力捏我肩膀,用手上的老茧磨我的小脸。看我叫着往下缩,他会开心地大笑,露出缺一颗门牙地笑容。我又怕,又爱他。乡间的两亩地,一栋小洋楼,还有一片竹林,我穿梭在其间,在太阳公公的注视下,慢慢挥霍我的童年。

什么时候他开始老了呢?我并不知道。高中开始我没时间回乡下了,我蹿个子,比他高一个半的头,那个称呼羞于启齿,我于是叫他外公。还是有鸡吃,但一般是舅舅杀的,而且剁得很碎,还是他烧,但是肉煮得很烂,并不那么好吃了。他的背有一些弯,但是下午依然会出去寻牌友,晚上散步,看电视看到深夜,上午看书,玩手机,要么逛淘宝要么k歌。他一个月退休工资一大半都花在网购上,每次打完牌回来,他的电瓶车上都塞着大小包裹。保温杯有二十多个,他买的老年人智能iPad得有七八个。床底下是各种吃的。临安的小核桃,新疆的红枣和枸杞,吃不完,烂在他的床底下抑或拿去喂鱼。他还在拼多多上买树的苗,花的种子。都买回来种。

树和花种了下去,鱼吃着核桃红枣,不断地补脑,繁衍一代一代。前年他确诊了一种叫小细胞肺癌的病,一种暂时没有明确治疗方法的病,绝症。他抽了几十年的烟,在我二年级时候戒掉了,但肺癌还是无息而至。肿瘤在他肺里长大,我却正在经历高三,尽力拼搏。妈妈为了我们两个,还有她自己的工作,海门,乡下,南通,南京,四个地方连轴转着跑,陪读,教书,带外公看病。她肉眼可见地憔悴了,白发多了很多很多。

外公开始咳嗽,整夜整夜地咳,嗓子里一口痰怎么也吐不干净。走路越来越慢,走快了就开始吭。快递还在买,自己已经拿不动了。牌还在打,他打牌的样子像极了得了重感冒依旧要打游戏的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好好学习。外公一直希望我也能上南京大学。我尽自己的努力,最终考了一个对我来说不错的分数,但并没有达到南京大学的标准。不过这足矣,这里有一种说法叫冲喜,或许我无形之中也缓解了一点点外公的病。

年底的时候他的病忽然就恶化了。骨转移,他开始疼,坐立不安,先是肩膀,然后是腿脚,最后是腰和脊柱。他的肚子像气球一样鼓胀起来,医生说是盆腔积水。过往红润的面色现在苍白,后来又蜡黄,那是肝转移了。他甚至抱不动我,只能躺着,微微握住我的手。他手上还是很多老茧,还有久持粉笔的皲裂纹。我摩挲着,心里非常难受。

最后一次看他是将开学的时候。外公见到我,听说我大学成绩还行,很高兴,似乎来了精神。这次和我说了很多话,又回忆了一次他的过往人生,让我一定好好念书,还有多抱抱妈妈,她很辛苦。

我在医院陪他一个下午,接着便上学了。哪想那是最后一面呢?

此刻凌晨,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过往的事,童年,乡下,外公,无数的记忆碎片在我脑海里盘旋飞蹿,我遍历每一个,回忆和外公的种种。楼下守夜的人打牌,喧闹,他们多是外公的老朋友。外公的身体也在楼下,在他们身边,离我不远。我可以沉沉睡去,可我的外公呢?

我多希望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听见他踢踏的拖鞋声,听见他中气十足的那声“汪骁远”。可他微阖的双眼再也睁不开了。

我爱音乐,我是个色弱,我喜欢文学,这些都是遗传自我的外公。我多想再听他和我,和妈妈,姐姐一起谈天说地,我多想再让他听一曲我弹的古筝。

我没机会了啊。我没机会了啊!

我的太阳落山了。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不回家过年的小黄

□关立蓉

小黄是我的小文友,安徽人,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打工。在一次文学交流会上,我偶遇他,彼此加了微信。从此,我的朋友圈就多了一抹金属的光泽,冲击钻、电线、电表……这些电动工具常常是他朋友圈的主角。小黄说,这就是他战斗的武器。

有时,他也发一些工地状况的图片,嶙峋的乱石,飞扬的尘土,小黄和工友们满面灰尘,却有那样灿烂的笑容……每当看到这些图片,我的眼前常常闪过《平凡的世界》中的一个画面,寒冷的冬夜,杂乱的工地,揽工汉孙少平在未竣工的四面透风的屋子里忘情地读书……那样的画面曾经深深震撼过我。小黄显然是现实生活中的热爱文学的“揽工汉”。当然,他的处境要比孙少平好得多,我曾经在他的朋友圈中看到,在他住宿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洗漱间。我想下班之后,从尘土飞扬喧嚣震天的工地上回来,他能在那儿冲刷去疲劳,穿着干净的衣裳,在灯下阅读写作。

今天,小黄的朋友圈主角是一只锃亮的水龙头。水龙头前,两双大手握在一起,小黄的大拇指似乎受了伤,缠绕着一圈白纱布。他配了一段长长的文字。这段文字让我动容。

小黄说:从进入农历十月开始,我就默默地在心里数着日子,期盼着春节能早点到来。那样我就可以回到老家,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和朋友。谁知临近年关,全国各地的疫情仍有上升的趋势。甚至有的地方离我打工的城市并不远,还有的地方离我的老家也很近。看来今年是回不去老家了……我很难过,但转念又想,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工,他们也都日夜期盼着团聚。如果都回到老家,过了年再回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大流动,恐怕真的会把疫情扩散。如果团聚给亲人带去的不是快乐,而是灾难,那回去就是罪过了。

晚上,房东来检修水管,我和房东无意间提起我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他笑着说:“除夕晚上就到我们家来,咱们兄弟俩一起过年。”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虽是异地他乡,我却感受到家的温暖。我在心里,默默期盼着疫情早一点结束,把以后的日子都过成年……

从图片上看,小黄房间的屋顶有一盏灯,没有灯罩,就这样恣意地发散着光芒。桌上还有一盏点亮的台灯,笔记本电脑打开着,停留在word文档的界面。那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工具,收敛了野性的光芒,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地倚在墙角。小黄的床铺是上下简易铺,下铺铺着一条整洁的蓝底碎花的床单。上铺围着一圈白色的布幔,布幔半拉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两层书。我依稀看到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癌症楼》《月亮和六便士》……这就是小黄的流动书房吧。

记得小黄说过,每天下班后,不管多晚多累,他都坚持写点什么,工作越是苦越是累,回来后想写点什么的愿望反而越迫切。

这洁白明亮的灯光,光晕照亮了夜空,那是一个在文学路上跋涉者的精神生命的原点。有这些文字和书籍的陪伴,还有热情的工友和房东,小黄不回家过年,他会有一个难忘的春节。

江海新韵

冥 想(组诗)

□萧 萧

所愿

可否无波澜,一日日
皆是湖面的泛光
我只沉醉,
献身于粼粼的照耀与缠绕

可否不再诉说
风雨静止,光阴散漫
一缕缕酡红的阳光,
收割怨怼

可否说出爱,
而后让我忏悔
新的日子,
马上就会登基
我要的马车
正在,急急赶来

冥想

有时,我像一粒糖果
在夜里
等待一波波浪涛
将我销蚀

无边,无声
我的甜蜜
亦是我的忧伤
而夜摇荡,把我当成
一个易哭的孩子

深蓝

……大海是我忍住的悲伤
平静,波澜不惊
藏着不可告人的腐蚀力

辽阔的痛与安慰
正穿越光线的暖巢
纠缠着,体谅着
越来越远,
抵达安宁的神邸

那深深的、渗透的蓝
多像我想掩饰
而止不住漫溢的往昔和爱

遥不可及

抬头看星星的时间
太少,
或许源于本能的孤寂
或许是,星星一直在那儿
从未离开

日复一日,低头盯着手机
盯着在乎的东西
而星星依旧闪烁、怜悯
夜风中,似乎听见它说
“尽管爱与努力
可人间,还是遥不可及”

边界

我相信夜的深渊
怜悯地收纳了
所有黑暗与怨恨
最深的悲伤与恐惧

而后,它慢慢转过身
露出背面渐浓的慈光——
人间,一点点
被镀亮

从未见过的河流

它一直在喧哗,奔流
带着被石头划破的隐痛
它一直把柔软的身体
放置在坚硬时光里,
一边歌唱
一边闪着悲欣的潋滟

它的声息巨大
可我,从未听见
它像个孩子,
夜里睁着眼睛
缠在我的梦里

这条我从未见过的河流
一会儿在触摸不及的远处
挥着温暖的手臂
一会儿,躲进我的命脉
藏起所有行迹